



毛货街，时光之境抑或烟火民生

记者 杨明 唐龙泉 文 图

在南边，曾经有一家做皮货的店铺，古旧的老木门见证了“小昆明”的鼎盛之况。

当时，昭通本地人或外来者，在这家皮货店定制一件貂皮大衣或者皮衣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，那些往来于此的人，莫不是身世显赫的盛世之家的老爷、太太、先生、小姐。一条街，简陋的设备、简单的工艺，制造出来的衣服，是那个时代特定的人群享受的奢侈品。

多年以后，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了一件皮衣，却无法拥有像蒙云德一样的阴丹布的对襟衣服——会做那种衣服，或者说想做那种衣服的人正逐渐老去。毛货街的现实意趣，从制作皮毛衣服变成城市群众市井生活的另一种形态。

(四)

毛货街，这一面时光之镜，现在鲜亮如初，见证了昭通城区的时代变迁，佐证了民生经济的岁月静好。有的人一路行走，顺着高山大河，走到很远的地方，还会记起这条温暖的老街……

转眼成沧桑，毛货街的青石板上人来人往，马帮驮着大批的牛皮、羊皮在这里卸货。然后，马帮在这里短暂歇脚，街道就诞生了一些以钉马掌为生的人家。巷道最南端曾经有一户钉马掌的人家，是我的一个姑妈家。小时候我喜欢进城玩耍，几次迷路都晕乎乎地被家人找回来。

后来，父亲带我到姑妈家，告诉我如果在城里迷路，就到姑妈家，他们就在这里找我。在这里，我喜欢坐在石板上，看着负重的乌蒙马，驮着沉重的货物走在光滑的石板路上。实在无聊，我就捉几只蚂蚁放在浅浅的马蹄印里，看它们艰难地列阵，坚强地爬上爬下。在这里，我吃到了第一支冰棒，也再也没有在城里迷过路。

有一天，我躲在街道角落，看一匹被卸下沉重货物后的马，温驯地倚靠在钉马掌的木桩边，不时低头吃着套在嘴巴上的草料袋里的草。钉马掌的木桩边，姑爹和我的两个表哥正在准备着捆绑马蹄的绳索。

这一匹身形矮小的枣红马，长途跋涉后，早已疲惫不堪，但它浑身整洁，马鬃飘逸。我慢慢地走到马儿身边，看到我后，两个表哥不怀好意地笑

这里热热闹闹地生活了很多年。

随着老人的离去，一家人又有了自己的远方。“他们都搬出去了！”蒙云德叹息一声，高房大屋离他太遥远，守着这个小小的院落，他收拾着狭小的房屋，擦拭着那辆伴随他多年的永久牌自行车，也反复擦着自己那两双皮鞋，锃亮的鞋子、自行车抑或家具，让他温暖起来。

时光不会理会这条巷道里的人们，执意往前走。蒙云德居住的巷道尽头，打开后门就看到，10多年前他在狭窄空间里种下的一棵桂花树。土壤是就地取材的建筑废土，闲暇时，蒙云德喜欢反复修剪，这棵树也就没有枝繁叶茂的机会。按照他的想法，桂花树在该开花的时节，静悄悄地开放，带来些清香即可。桂花树旁，密密麻麻地种着香葱、蒜苗、韭菜，巷道人家精打细算的日子依然得往前走。

堂屋的左边，一把木梯通往房屋的二楼。

“这是娃娃住的地方，现在我很少上去了！”蒙云德扶着楼梯，让我们侧身而过，两步开外，一个青石水缸摆放在墙边，每天，蒙云德和老伴拧开一点水龙头，放“麻线水”，这样可以节省水费，也可以净化一下水质。我们舀起一瓢，水质清澈。

“石缸是外婆留给我们的念想！”蒙云德说自己还有一件阴丹布的对襟布疙瘩纽扣衣服，母亲缝了一个装钱的布兜在里面。在那个年代，布兜就没有装过100块钱以上。现在，他的退休金存折就放在那个口袋里，自己则从手机上支付着一天天增多的开支。

(三)

多年以后，我们个人都能轻易拥有一件皮衣，却无法拥有像蒙云德一样的阴丹布的对襟衣服。毛货街的现实意趣，从制作皮毛衣服变成城市群众市井生活的另一种形态。

一墙之隔的房子，是昭通著名作家蒋仲文先生一家的老房子，那个写过很多昭通老百姓市井生活的老人，在喧嚣的街巷生活中，怡然自得地用文字解读着这条街巷。



毛货街的街牌指向800米外。

毛货街作为当年很多人经商的地方，在这里耕读传家是另一种意境。当年，这里的诱惑对年轻人来说实在太多，逛街、走市、看热闹。与当时的乡下人相比，住在城里的居民，可以领油票、布票、肉票，如果无力购买房子，还可以分到公产住房，更多的人陷落在城市的喧嚣抑或滋润中。

对于这条街居住的老街坊来说，街道的北边靠近陡街，是开店经商的好地方，往南边店铺就少了许多。

了：“迷糊老表，你又来啦！”尴尬之后，我还是表示今天不吃冰棒，只骑一次马我就回家。

这个提议得到了他们的表扬，我在姑爹的帮助下，一下就跨上马背，屁股下热烘烘的。枣红马被人牵着，它慢慢地跪下前蹄，我抓住马鬃，伏在马背上。这是我第一次骑马，温顺的马儿驮着身形单薄的我，伏在地上不愿起来。

被表哥拽下马背后，我还沉浸在马

毛货街作为当年很多人经商的地方，在这里耕读传家是另一种意境。当年，这里的诱惑对年轻人来说实在太多，逛街、走市、看热闹。与当时的乡下人相比，住在城里的居民，可以领油票、布票、肉票，如果无力购买房子，还可以分到公产住房，更多的人陷落在城市的喧嚣抑或滋润中。

建筑风格混搭的房子，更有具有民族特色的房屋。房屋有自建房，有公产权房，在一些小巷的深处，走到最里面，还有一些小四合院，大多没有人居住了。

老街讲究对称，毛货街也是以街为市的典型，几家裁缝铺可定制衣服，里面摆着裁剪衣服的操作台，布料争奇斗艳，有的做旗袍，有的做旗袍，更多的店铺是左边挂满西服，右边是花花绿绿的旗袍。

老裁缝眯着眼，用粉笔郑重地画线，反复察看后，才在操作台上铺开布料，“咔嚓咔嚓”下料。这些从外地来昭通做衣服的师傅，就在这里安了家。他们用手中的剪刀锋利地剪裁生活，用熨斗慢慢地熨平不如意，客人一套衣服上身，在穿衣镜前试衣时，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候，接过钞票或者听到手机声音开到最大的收款提示音，他们才会暂时停下手中的剪刀。

送客人离开后，到街上逛一下，沿着老街，背着手踱步，从北走到南，他们默默地往回走，还是得回到那个小店，回到梦想出发的初始地。

毛货街的道路很窄，房屋按照门牌号分单双数分列两边。仔细对照，这些本来门当户对的房子还有点讲究，即使是两栋对门的房子，门永远没有对着开的，总是错开那么一点。

街上的房子很老了，百年前的板壁房，很多都用水泥或者瓷砖装饰过，防潮与美化的功能都有，房屋仿西式建筑做了“穿衣戴帽”工程，但“骨子”里还是中国城乡建筑的风格，那些挑出来的墙角与墙面，防水涂料裹紧的还是老百姓生活的“里子”。

毛货街的道路，因为南边实施了一系列重点城市项目改造工程，店铺开得较少；北边路面有的地方是石头铺就，有的是水泥路面。时间追着街上的居民，很多人一晃就老了，一如这些老建筑，在忙碌的时光中，往来不及转身，就被岁月甩到街对面。

(二)

毛货街36号巷道很深，深得汽车进不来，深到很多人还在骑自行车出门，深到很多当年向往城市户口的人，仿佛一夜之间消失在巷道里，20余户人家居住的巷道，不知名的植物倔强地从石缝中冒出来。

毛货街36号巷道很深，深得汽车进不来，深到很多人还在骑自行车出门，深到很多当年向往城市户口的人，仿佛一夜之间消失在巷道里，20余户人家居住的巷道，不知名的植物倔强地从石缝中冒出来。一个中年男人推着自行车慢悠悠地准备离开，得知我们的来意后，他很平静地带着我们进入自己那个小小的蜗居。

作为毛货街36号附6号的房主，蒙云德曾是风靡一时的原昭通皮鞋厂的一名职工，企业改制后，他在一家物业公司做了一名保安，退休后领着一点退休金，守着36号院落慢慢地过日子。女儿在昆明的一家企业工作，很少回家。老伴喜欢在老城区闲逛，“吃了早点就出去了！”他叹了一口气，打开前后房屋紧闭的窗子，空气逐渐流通起来，用白报纸糊的房屋，似乎一下子敞亮了许多，正对大门挂着的“家和万事兴”的刺绣作品，似乎没有挂正，蒙云德笑着用竹棍拨弄了一下。

坐直了身子，蒙云德说起曾经荣光的往事——外婆在毛货街上摆了个摊卖布料，他记得那些阴丹布、卡其布、白布等布料曾经是最畅销的，粗布厚实，制作出来的衣服耐穿，白布是纳鞋底的首选布料。外婆经营多年后，终于攒够钱买下了巷道尽头的3间房子。

一家人在

风从北边来，街上的行人却多了起来。开裁缝铺的一个中年男人站在店铺前，怅然地望着陡街上来往的行人，开始百无聊赖地刷抖音。这是上午，阳光随意洒下的金黄还没有完全打开。毛货街，这条从昭通城市中心横穿而过的老街，当三三两两的行人走过的时候，脚步声唤醒的是沉寂。

见证毛货街变迁的老建筑。

街巷志之二

(一)

时间追着街上的居民，很多人一晃就老了，一如这些老建筑，在忙碌的时光中，往来不及转身，就被岁月甩到街对面。

毛货街不长，如果非要找到这条街的几个维度，那就只有按图索骥，从不同的房子、居住的人群、喧嚣的往事中寻找这条街的根或源。由北向南不到800米，沿街的房子就是昭通近百年发展的写照，有串架的板壁房，有石头堆砌的小平房，有土基砌就的土坯房，有红砖房，还有不同的

毛货街巷道深深。